

#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浅析

吕慧 田燕<sup>(通讯作者)</sup>

青岛城市学院, 山东青岛, 266000;

**摘要:** 科技不断进步、网络持续演进, 在这个背景下, 网络流行语已逐渐融入大众日常沟通表达中。结合新兴学科生态语言学, 网络流行语可以从全新视角进行探究。本研究以生态语言学理论为依托, 剖析网络流行语特征, 并从有益性、中性、破坏性话语三个维度对网络流行语进行分析。网络流行语与生态系统关联紧密, 本文呼吁积极践行有益性话语, 对中性话语进行合理甄别与运用, 同时主动抵制破坏性话语。

**关键词:** 网络流行语; 生态语言学; 生态; 和谐

**DOI:** 10.64216/3080-1516.26.03.068

网络流行语, 相比较日常用语表达, 其使用频率、接受度和认可度都更高, 是社会发展、网络生活进步的显示器, 其中, 极具代表性的则是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生态语言学, 作为一门语言学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 针对语言与生态展开相关研究, 其发展为网络流行语研究提供了新途径和新方法。而网络流行语作为语言生态系统中的一员,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语言的生态状况, 进而说明语言生态的整体发展动态。本文以生态语言学为理论依托, 对网络流行语进行生态话语分析, 为确保研究的合理性, 本文中所选语料均选取《咬文嚼字》2024-2025年发布的网络流行语, 探究网络流行语特征, 并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用语提出合理性建议以期望达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 1 网络流行语

### 1.1 网络流行语的定义

网络流行语, 简言之, 是大众在网络场景中创生的简洁生动、幽默鲜活的非正式用语, 在社交平台快速传播, 折射社会热点与群体心态, 具鲜明的时代性。学术界已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对于“网络流行语”的定义纷说不一。吴炳璋(2020)认为, 网络流行语是网络信息时代的亚文化产物。陈汝东(2021)认为, 网络流行语是产生于网络交际语境下, 依托互联网传播, 在短期内快速流行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互动性与戏谑性的言语表达形式。高菲(2022)则定义其为在网络交际中产生、使用并流行的语言。整体而言, 网络流行语是网络信息时代亚文化的重要产物, 尤指在网络语境交际中产生并依托互联网传播的言语表达形式, 以短期内快速扩散的传播属性、鲜明的时代性、互动性与戏谑性为主要特点。

### 1.2 网络流行语的语言特征

第一, 网络流行语构词具有多样性。语言生态的丰富性使得网络流行语在构词上呈现多元变异特征, 涵盖缩略缩写、谐音转化、旧词新用及跨符号混用等多种形式。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看, 这些形式符合语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原则。语言生态强调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 而网络空间作为新型的语言生态环境创生了突破传统构词规范的一些表达, 不仅丰富了汉语词汇体系, 为语言生态注入活力, 而且体现了语言系统在适应网络社交环境过程中的自我革新能力, 体现了语言生态多样性。

第二, 网络流行语语义具有模糊性和圈层化。某些网络流行语的表达已完全不同, 需依托特定语境解读, 如游戏、动漫等亚文化场景, 形成圈层专属表达。生态语言学认为, 语言是社群与环境互动的产物, 圈层化的网络流行语是网络社群构建身份认同的语言践行。这种语义模糊性不是语言的一种退化, 而是社群为实现信息加密与身份区隔形成的适应性调整, 从而语言在特定生态圈层内能够完成更高效的社交功能。但过度模糊化与圈层壁垒也可能引发语言生态失衡, 阻碍代际沟通, 违背了语言生态的公平性原则。

第三, 网络流行语具有传播动态时效性。语言生态的自然选择机制赋予网络流行语传播速度快、生存周期短的动态时效性特征, 其中一些表达随特定事件兴起后迅速淡出, 而有些表达则融入大众的日常语言, 体现了语言生态系统遵循“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机制。网络环境的即时性与流动性加速了语言的新陈代谢, 符合社会认知与交际需求的流行语得以留存, 其余则被淘汰。这种动态更迭所带来的活力, 推动语言不断进化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 同时也印证了语言生态与社会环境相互

依存、相互作用的核心逻辑。

## 2 生态语言学

20世纪70年代,通过隐喻的方式,豪根(Haugen)将语言环境类比生态环境,并定义语言生态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他认为语言,如同生物物种,有自身的生存、发展和消亡,因此,为了保证语言的多样性,避免语言的消亡,有必要研究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韩礼德(Halliday)认为语言可以主动构建世界,他强调了语言对构建世界的主动性,主要强调语言对环境的作用,只是此种作用可能是积极、正面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反面的,还有可能是模糊的。进入21世纪后,阿尔温·斯蒂布(Alwin Stibbe)和亚历山大(Alexander)提出生态话语分析,关注语言如何影响人类对待彼此和自然世界的方式,强调应将研究扩展到生态框架内的所有话语。

语言是生态关系的建构者。语言并非单纯描述生态现象的工具,而是主动建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核心载体。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会强化“人类主宰自然”的认知,而生态友好型话语则能重塑人与自然共生的观念,语言的选择直接影响生态行为等的导向。

## 3 网络流行语的生态话语分析

根据话语性质,Stibbe将话语分为三类:有益性话语、中性话语和破坏性话语。他用交通系统的红灯、黄灯和绿灯分别代表破坏性话语、中性话语和有益性话语,并揭示了人类与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密切关系。

### 3.1 有益性话语

有益性话语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传递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念,引导大众趋向于做出有利于生态的行为。

2024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中,“智能向善”明确界定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底线,倡导AI技术以增进人类福祉、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主动抑制技术滥用可能带来的社会与生态风险。这一话语直接呼应了生态语言学对“关怀”价值的强调,通过树立技术伦理导向,促进人与技术的良性互动,避免技术发展对社会关系与生态平衡的破坏,是典型的有益性话语;“银发力量”精准捕捉并认可了老年群体在社会各领域的重要贡献,打破了传统对老年群体的刻板认知,助力积极老龄化社会的构建。其核心价值在于消除年龄歧视,促进代际融合与社会公平,通过强化对老年群体价值的关怀与认同,提升社会包容度,契合Stibbe有益性话语“促

进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核心内涵。

2025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中,“韧性”源自生态学术语,核心内涵是系统与个体面对挑战时的弹性与恢复力。该话语传递了“积极应对困境、主动恢复平衡”的价值观,引导社会与个体在变革与挑战中保持稳定发展,为经济复苏、社会治理优化与生态系统修复提供精神指引,完全契合有益性话语“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数字游民”指代依托远程办公技术、不受地理限制自由流动的职业群体,其背后反映的是工作模式与生活理念的多元变革。该话语支持灵活就业与工作-生活平衡,减少了通勤带来的碳排放与资源消耗,契合低碳发展理念,同时尊重个体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属于典型的有益性话语。

### 3.2 破坏性话语

破坏性话语把自然当成可以随意取用的资源,推崇无节制的开发和消费,忽视生态的承载能力,会引导人们做出破坏环境的行为。

“班味”核心语义是指代职场人因工作压力呈现出的疲惫、憔悴、不修边幅等负面状态,其传播过程中过度渲染了职场的压抑与痛苦,易强化大众对职场的负面认知。该话语不仅会加剧职场群体的焦虑情绪,还可能引发非职场群体对工作的负面联想,不利于积极职业心态的建设与职场人际关系的和谐,属于破坏性话语。“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源自中国台湾地区民意代表的批评发言,以强烈的语义对比调侃“理想状态与现实窘境”的落差,核心功能是实现自我调侃与情绪宣泄。但过度传播会放大社会个体的挫败感,强化“现实难以改变”的消极认知,削弱大众积极应对困境的行动意愿,同时可能引发群体层面的负面情绪共鸣,符合破坏性话语“传递损害性逻辑”的核心特征。

### 3.3 中性话语

中性话语的生态立场不明确,既包含一些对生态有利的表述,也带有可能影响生态的内容,没办法简单判定它的好坏,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

2024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中,“city不city”源自美国博主的短视频内容,核心功能是口语化地描述事物“时髦/洋气/现代化与否”,也可表达“刺激/开心”的主观感受,属于典型的状态描述类流行语。该话语无任何明确的生态或社会价值偏向,既不鼓励关怀与可持续发展,也不传递损害性逻辑,其意义完全依赖使用场景与使用者的主观感受,符合中性话语“语境依赖性强、

无固有价值导向”的核心特征；“水灵灵地”源自韩国艺人用语，后发展为生动的口语构式，核心功能是通过形象化表达增强语言的画面感，可用于形容人鲜活灵动、事物润泽饱满，也可用于轻松的自嘲场景。该话语的核心价值在于优化表达效果，无任何生态或社会层面的价值传递，既不促进和谐共生，也不引发对立与损害，语义随语境变化但无固有偏向，属于中性话语。

2025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中，“谷子”是英文“goods”的谐音，特指动漫、游戏等二次元衍生周边，核心功能是作为二次元圈层的文化符号，实现圈层内部的交流与身份认同。该话语从属于小众圈层文化，仅服务于特定群体的消费与社交需求，无固有的有益或破坏倾向，其传播与使用不影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因此归为中性话语；“预制”从“预制菜”延伸而来的构式化表达，核心语义是隐喻标准化、流程化、去个性化的生产与服务模式。该话语的核心功能是引发大众对“效率与个性”的讨论，但其本身不带有任何价值评判——不肯定标准化的效率，也不否定个性化的价值，仅作为讨论的载体存在，无固有生态/社会偏向，属于中性话语。

#### 4 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意义

从生态语言学视角来看，语言并非单纯的交流工具，而是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核心媒介。

有益性话语作为语言生态的“正向建构力量”，其提倡价值根植于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需求。Stibbe提出的“Living!”生态哲学观强调“重视生活、关怀他人、可持续发展”等核心内涵，而有益性话语正是这些理念的语言载体，能够通过语义选择与表达，为生态系统注入正向能量。语言不仅反映世界，更建构世界，有益性话语通过常态化传播，能够将“关怀、公正、韧性”等生态价值观内化为群体共识，推动社会生态的正向演化。同时，在教育、公共传播等领域倡导有益性话语，能为生态意识的培育提供优质语言素材，从根源上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的话语基础，助力实现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的全方位平衡。

破坏性话语是语言生态中的“负面干扰因子”，其本质是通过语义传递消解生态和谐逻辑，因此必须予以抵制。这类话语违背Stibbe生态哲学观中“福祉、关怀、社会公正”的核心准则，会对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造成多重损害。生态语言学研究表明，破坏性话语

所承载的负面意识形态，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消极的社会心态，甚至阻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进。因此，抵制破坏性话语，本质上是清除语言生态中的“污染源”，阻断负面逻辑的传播链条，守护语言生态的纯净性，为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的平衡发展筑牢话语防线。

中性话语作为语言生态的“流动介质”，本身无明确价值倾向，但具有极强的语境依赖性，其属性会随使用场景与语义指向发生转化，因此对其进行甄别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Stibbe的话语分类连续统理论指出，中性话语处于有益性与破坏性话语的中间地带，是语言生态中的“潜在变量”，若缺乏有效甄别，可能成为破坏性话语的“伪装载体”。在教育、公共传播等关键领域，甄别中性话语有助于提升语言使用的科学性。通过明确其语境边界与语义倾向，可避免中性话语带来的认知偏差，为生态意识的培育提供精准的语言素材，确保语言生态系统的稳定与活力，助力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的协同发展。

#### 参考文献

- [1]Chen, Rudong. *Ethics of Language*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21.
- [2]Gao, Fei. Enlightenment from the Decade-long Changes of Chinese Internet Buzzwords [J]. *Journalism Lover*, 2022, V(4): 22-23.
- [3]Stibbe, A. *Animals Erased: Discourse, Ecology, and Reconnection with the Natural World* [M].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4]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M]. London: Routledge, 2015.
- [5]Wu, Bingzhang. A Study on the Etymological Motivation of Internet Buzzwords in the Past Decade [J]. *Journal of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2020, V(2): 10-12.

作者简介：吕慧（1981.09-），女，汉族，山东青岛人，青岛城市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

通讯作者：田燕（1982.12-），女，汉族，山东菏泽人，青岛城市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